

中医知识：《仿寓意草》卷下中医执业医师称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94/2021_2022__E4_B8_AD_E5_8C_BB_E7_9F_A5_E8_c22_594380.htm 许关黄拙安治效许关黄翁字拙安，豪杰士也。其少君小香与予有金兰之好，予往来许关有微名，翁之推许居多。翁素奉吕祖师，临乩擅赐，名曰鹤真。嘉庆间曾患不寐三月，诸医罔效。在祖师殿求签，得第十六签，曰支体魁吾气稟丰，纵然疾病不为凶，君能再得轩岐术，寿到期颐未改容。翁思据此签词，苏医总不能治矣，急买舟至扬，就九峰先生诊治。先生用孩儿参三钱、夜交藤三钱、白芍二钱、甘草五分、灯心五十寸、鸡子黄二枚，每个点青盐三分，轻描淡写，颇似仙方，翁一眼即酣寐。道光九年正月翁又抱恙，医至二月半后，愈治愈重，自分不起，命小香至祖师殿求签以卜生死，仍得第十六签，翁曰莫非我尚可活，但苏医不能，九峰先生吾不能请。李冠仙与吾家世好，请当来。连夜放船至镇，予念交谊，闻信即行，于二十二日开船，二十三日辰刻到毗陵，屈指二十四日始能到关，不意忽遇大顺风，船行如驶，酉初已抵许关，不及五个时辰行一百六十里，在河道实所未经，岂非神助。到即进诊，翁已弱不能言，止低声曰；六兄救我。诊其寸关皆沉闭若无，惟两尺虽小而数，按之有根。出见案上有十全大补方，候于是晚不至则服之。当有关医施朗山先生问予曰：此数人公订之方，不知可服否。予曰：年近古稀，气弱至此，十全大补，自应是理。但阅前方，人参、熟地所不少，并非不补，乃愈补愈坏，或者用补太早乎？翁素有痰患，今反无痰，而脉来上中二部皆沉闭，岂非痰因药补，胶固不活，阻塞

气机乎？若尽由于虚则尺部亦应沉弱不见矣。故此方将来当可服，而现在则断不可服，恐痰更结而气更塞，竟至不治也。且其尺脉甚数，温补亦恐非所宜也。于是变化大半夏汤，用孩儿参三钱、半夏粉三钱、白蜜三钱、竹沥三钱、姜汁少许，千里长流水扬三百六十五遍，煎服。翁已十日不寐，服九峰先生旧方亦不寐，服予方后忽然安寐约两时许，寤即痰活，连吐数盂，心中畅快。请予复诊，则寸关皆起矣。方亦轻描淡写，而灵异如此，即予亦有所不解。三进原方，日见起色，见其脉总兼数象，渐加石斛、生地，十日即起床健饭，又去白蜜加陈仓法十日，饮食如常，精神清健，盖本火体，只宜清补，乃知前此皆参芪温补之误也。盘桓数日，予乃辞归，握别之际，翁谓予曰：兄似祖师意中人，何不皈依。予曰：惜身不能作道士。翁曰：何必道士，只在心耳。祖师以济世为心，兄亦操济世之术，以祖师之心为心即皈依矣。子曰：唯。长者之言，谨当书绅。然此正可见翁之为人不可及也已。戴都统寸白虫治效京口都统戴公字鲁望，大解出寸白虫，甚至不解时三五条自行爬出。予曰：此脾虚生湿，湿热生虫，虫有九种，惟寸白虫居肠胃中，时或自下，乏人筋力，耗人精气。其虫子母相生，渐大而长，亦能杀人。于是以归脾去芪，加苦楝根、使君子肉，又加榧子肉为引，公问榧子肉何为？对曰：能杀虫。问可常吃否？曰：可。公服药二帖，虫较减而未尽。公乃买榧子一斤，无事服之，日尽半斤许，次日又服，大便后忽下虫二尺余长，嘴尾相衔，以物挑之，寸寸而断。榧子肉原可治虫，而专用多服，竟除寸白虫之根，书所未载，可谓奇矣。后有李氏子，虫蚀其肛，有似狐惑症。予代调理外，亦教其专食榧子肉，亦下寸白虫二

尺余而愈。然则斯方竟可传矣。李青原伤寒治效李青原兄，病伤寒头痛，项强背板，一身尽痛，甚恶寒而不甚发热，自服发散药无汗。予诊之，见其脉浮而弦，甚知其素来阴虚，不能作汗，以九味羌活汤去生地、黄芩，加当归八钱，一服得透汗而解。方本景岳归柴饮，景岳专用柴胡，只治少阳症，不能治太阳症，特变而通之。陶节庵九味羌活汤治江南伤寒最好，江南无正伤寒，不能用麻黄汤也。或议其黄芩、生地，不应见而用凉，然已见口渴欲饮，用之有效，否则不妨易之。予自治李青原后，每遇伤寒夹阴虚者，即以节庵景岳法参用，去芩、地，加当归，少则五钱，多至一两，无不得汗而解，三载以来取效不下数十人。然则斯法亦殆可传也。凡发散药，太阳经居多，阳明经则白芷、葛根、升麻三味，少阳经则柴胡一味。仲景小柴胡汤为少阳症而设也。疟症不离乎少阳，今人用小柴胡汤治疟症，未尝不可，乃景岳五柴胡饮及正柴胡饮，皆用柴胡，太阳伤寒恐不能散邪而反引入少阳也。至叶天士治疟症，则又戒用柴胡，更不可解。今吴人患疟不敢少用柴胡，以致缠绵日久，甚有死者，皆其遗祸也。景岳名家，叶氏亦医中翘楚，一则重柴胡如此，一则弃柴胡如彼，岂非偏之为害哉。郭秉和戒烟治效郭秉和嗜鸦片烟，其瘾甚大，忽诣予求戒。予思烟瘾甚怪，书称诸怪病皆属于痰，痰病求之不得则属于虫，五脏之中，为虫所据，则精神血气皆不能自主，而听虫所为，烟瘾之怪虫为之也。诸病从虚而入，诸虫亦从虚而生。五脏之中何脏为虚，则烟毒先入，而虫亦先生，故同此吃烟，而瘾之来也迥不相同，或神疲呵欠，或腹痛异常，或时欲大解，或精泄如溺，种种不一，大抵何脏生虫则现何脏之病，至其时虫欲得烟，其瘾乃

至，今欲戒烟，非治虫不可，而欲治虫，非兼补其虚不可。郭兄之瘾来时即屡欲大解，中气肾气皆虚。于是以补中益气合补阴益气，每日作大剂与服，另治药末，用贯众、雷丸、芫夷、鹤虱、苦楝、锡灰、槟榔、榧实、栗壳诸多杀虫之药，稍加烟灰为引，沙糖调服，命于瘾初到时仍吃烟一二口，使虫头皆已向上，即将末药调服，虫食而甘之，而不知其杀之也。伊本服烟二十四口，如法服三日即减去一半，又三日仅余于每早四口，粪后逐日下碎黑虫，细小而多。十数日早上四口总不能免，复请予商酌，予曰：既如此有效，有何酌改，想虫根未尽耳，子姑待之。又十余日，伊忽欣然来告曰：我早上四口烟亦戒矣。问何故？曰：余昨大解后似有物堵塞肛门，极力努挣，突出而下，视之如一小胞衣，破之则皆碎虫也。一时传闻皆以为奇，后有瘾小者，以所余末药如法服之，连治二人，此数年前事也。近日吃烟者更多，求戒者绝少，即郭秉和亦仍吃烟矣。嗟乎！我欲活人，而人皆求死，奈之何哉！此嘉庆二十年前事，邪片烟初本二三换，后忽贵至十换，郭姓本不甚有余，竟吃不起，所以求戒；后烟渐贱，所以复吃。三十五六年来烟贱至半换，吃烟者十有三四，到处烟馆，虽卖菜佣挑浆老亦多吃烟，下至乞丐辈亦吃烟，即穷且病，甚至于死，而皆不悔哀哉。徽州余姓治效予三十岁时馆于京口，旗营呼协领家呼公六旬外忽得类中症，眩晕非常，头不能抬，夜不能卧，面色浮红。适万廉山先生宰丹徒，荐其乡亲唐朗山先生诊治，朗山以为虚阳上浮，以真武汤坐镇北方，用附子至三钱，合家疑惧，不敢服。朗山力主之，惟予赞之，一服而定，调理煎方百余帖，总用附子五钱，丸药亦重用附子，统计服附子十余片，精神加旺，后不

服药，寿至七十七岁。江西宜服附子而能用之于江南郎山先生，真大手笔也。一时称奇，予亦心服，常相往来，多蒙指教，其学问深厚，脉理尤精，并非孟浪用药者。十余年后，李进之兄油行徽伙余姓行二年三十岁，六月出门讨账，抱恙而回。医者以为受暑，投以清凉，忽变周身寒冷，热饮嫌凉。诊其脉沉细若无，知其体本阳微，虽当夏令仍属感凉，以桂附理中汤用附子一钱，如弗服也加至二钱，如弗服也加至三钱，身寒稍减而热饮仍凉，直加至五钱乃日见有效，计服附子二斤许，症乃全愈。盖其家婺源皆服山涧之水，其性极寒，生斯地者体多偏寒，以寒体受寒凉服寒药，故一寒至此，医贵审时兼宜度地非易易也。然予之所以敢用重剂者，由先得叩朗山先生之教也。大凡脉沉多寒症，而亦有不尽然矣。嘉庆十八年予往常州，有朱某者小贩卖人也，忽得奇疾周身畏寒，医投以温剂不应，因投以热剂如桂附之类，而其寒愈甚。爰求予诊，其脉皆沉，按之至骨略见疾数，知其为同气相求症也。以犀角地黄汤与之，朱本贱业，以得予至为幸，见方即服，一服而寒减，三服而全愈。此等症候，身寒脉沉，未有不用热药者。不知其伏热在至深之地，一遇热药相引而入，并人身之卫阳亦随之而入，故外反憎寒也。朱姓幸服热剂不多，尚能挽救，若肆用热药，如郎山之治呼公及予之治余姓，不过数剂，真阴内竭，肝风必动，不可治矣。孰谓切脉之可忽哉。李楚生眼病治效李楚生三兄患目，二目皆病，左目尤甚，红痛异常，瞑不能开，勉强开之，盲无所见，头痛难忍，亦左为甚，尤可怪者，大渴欲饮，每日饮浓茶十大碗。蔡医以白虎汤投之，石膏每剂一两许，愈服愈渴，数剂后浓茶加至三十大碗，饮食不思，神烦不寐，终日终

夜饮茶而已，两月有余，困顿已甚，乃延予诊。脉皆弦数而大，而右关数疾之中尤欠和柔，予笑曰：此非白虎汤症也。白虎汤乃伤寒时邪，胃有实热，大渴欲冷饮症所用。今因患目而渴，饮欲热饮，不欲冷饮，乃素嗜浓茶，克伐胃气，胃液干枯，求饮滋润，而其实润之者乃更伤之，故愈饮愈渴。彼石膏辈能治实热，不能治虚热，本草载虚人禁用，恐伐胃气，彼庸庸者不知，以为渴饮则当用石膏，而不知外感内伤有天渊之别，热饮冷饮有毫厘千里之分，率意妄投，不独损人之目，即损人之命不难也。其仲兄乃秀才也，问曰：闻目属肝，何患目而胃病如此？予笑曰：肝开窍于目，夫人而知之；乙癸同源，肝亏则肾亏，亦夫人而知之；不知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禀受于脾土，上贯于目而为明，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，所使不能归明于目矣。以脾与胃相表里而为胃行精液，胃主降脾主升，胃降然后脾升，饮食入胃，游溢精气，下输于脾，然后脾气散精而上输于肺也。今胃汁干枯，胃气不降，脾有何精液可升，尚能归明于目哉！况病者肝肾本亏，肾不养肝，肝虚生热，热盛生风，以久虚之胃，木火乘之，故不独燥热难堪，饮不解渴，且胃无和气，直致饮食不思，胃不和则卧不安，故夜不能寐也。至目痛自属肝火，头痛自属肝风，而今欲治之，必先救胃，救胃必先戒茶，然后大养胃阴，并养肝肾。胃喜清和，得滋润而气自能降；木虚枯燥，得涵濡而火自能平；火平则风息，眼无火不病，头无风不疼，如此调治，症虽险无虞也。病者虑茶不能戒，予曰：非戒饮也，特戒茶耳。于是以菊花、桑叶代茶，而先投以养胃阴扶胃气重剂，十日后即不思饮茶。然后兼调肝肾，并或清肺以滋生水之源，或清心以泻肝家

之热，千方百计，乃得渐痊。二年后其尊人亦得目病，蔡医以为能治，不必延予，而一目瞽矣。柏邃庵协领耳患临危治效京口协领柏邃庵，予三十岁时馆子其家，彼此契好，不啻手足，计今三十余年矣。邃庵方正从无淫鴉，奈二十余岁初次进京，未知检点，竟不知于何处旅店蒙其不洁，头生颗粒，有似广疮，急延外科医治，想用捺药，随即痊好，而年余发下疳，外科调治久而不愈。予劝以仙遗粮汤下五宝丹，由渐而愈。邃庵最畏服药，愈后未经清理，后乃发为阴癬，腰以下腹以上蔓延无隙，其痒异常，然三十二年以来竟无他患。不意于道光十一年忽有教以医癬者，用紫荆皮为末，以白芨磨汁调敷。余闻之，再三劝以勿治，盖疥癬之疾不足忧也。设使治愈，必生他患，奈邃庵竟为所惑，不纳予言。日以二药裱敷下体，自秋徂冬，癬竟全收，不复作痒，欣然得意。十一月望后忽患耳痛，就予诊脉，其时适值云汀宫保忽患吐红，专礼见招，是日诊脉后即束装赴省，余谓儿辈曰：邃庵脉象大为不好，恐有重症，而予适不在家奈何？儿辈唯唯，盖其一切如常，予言似不确也。赴省一月予接家信，据云邃庵病势沉重，有朝不保暮之象，请予速回，或可一诀。余不胜骇然，幸宫保恙已全愈，随即买舟南下，一日达镇，即诣柏府看视，见其耳连项肿，稠脓淋漓，臭不可近，人则一丝两气，盖已米饮不下者九日矣。见余至亦不能多言，惟曰：弟虽来，吾亦不吃药也。询之伊子症势如此，何为不肯服药？据云一月之中所请内外科服药不少，大抵清凉居多，以致胃败，故邃庵誓不服药矣。予因转为邃庵曰：兄之病源，惟予深知，他人不及知也。不知者认为寻常之火毒，必用凉药，须知此症不但不可用凉，且宜用温，兄如服弟药，三剂

必然有效，如不效再不服药何如？遂庵闻以温易凉，不觉首肯。予遂以归脾汤加减，另以五宝丹加西牛黄与服，三剂后臭味顿减，口味大开，精神渐振。遂庵问予何药之神也？予笑曰：兄之病根在三十年前，他医不及知，即兄亦念不及此也。兄当年曾沾染恶气，误服捺药，后变为下疳，愈后未经清理，渐化为阴癣，此癣为余气之出路，且周身之湿热皆从此出，原万无治理者也。奈兄误听人言，忽然欲治，居然治愈，而究之风湿热毒从何而去，不觉上攻清窍。又值现与统军不合，告老罢官，虽素阔达，究非不得已，心怀未免不畅，心寄窍于耳，故病发于耳也。医者不知，肆用寒凉，使热毒欲发不发，遏成臭气，异乎寻常；人之脾胃喜香而恶臭，此等恶臭积于胃中，胃气焉得不败，尚冀饮食之甘乎。且夫治余气之法，以升透为主。尤以扶正为主盖余气即邪气也，正气衰则邪气陷而入内，正气旺则邪气托而达外。常见庸庸者治湿毒之症，专主苦寒攻下，百无一愈，诚昧于医理也。兄之症情节过多，医更难明，动辄得咎，予用归脾汤法可以养心，可以健脾，可以扶胃，可以开郁，可以建中，可以托邪；而又用加味五宝丹诸多宝贵，败毒搜毒，专使外透，不容内蕴，用药得当，似乎通神，虽然现幸获效，仍须癣发，方许收功也。数日后癣渐作痒，十数日后癣遍下体，而耳患全愈，饮食倍常。始终总此一方，并未改易。方余自省回，见遂庵光景亦疑不可救，而竟获速效，此其中殆有天焉，非人力所能致也。李曜西子疔症误药几危治效李青原之弟曜西，吾长子之襟兄也。其子于初秋患疔，医者为徐姓，延至八月中，忽请予诊。据云疔本寒少热多，多汗而热难退，徐医连投白虎汤，石膏每用一两，热较减而寒较多，现则寒后不能

转热，有气自少腹上冲，疼痛异常，至不能受，约有一时然后渐渐转热痛，随热减热壮而后痛止，胸次饱闷，饮食不进，神情疲败。徐医屡用顺气止痛等法，全然不应，故请斟酌。余问何以用白虎汤？据云因病者热多渴饮，予问渴饮几何？曰热时约饮二十次，每次一茶碗盖。予笑曰：次数虽多，茶碗盖贮茶无几，虽二十次不足两碗，不算大渴，再问病人欲冷饮欲热饮，则专用热饮。予曰：据此则大错矣。书载白虎汤症，必大渴欲冷饮，而后可投，足见虽渴欲饮而不欲冷饮，尚不可投也。况并非大渴且欲热饮乎？且夫治疟之法，必寒能化热而后可愈，岂有寒本少而欲其寒多者乎！夫白虎汤在疟门未尝不用，然必热疟而后可。今症汗多热难解，明系暑疟，暑中兼湿故也。暑乃阴邪，热乃阳邪，岂可徒见其热遂以阴邪，而用阳邪之药耶？此必误用白虎致寒转增，而将暑邪逼入肝肾，以致肝气挟肾气上冲也。曜西问疟乃少阳症，何以转入肝肾？予曰：五脏皆令人疟，而不离乎少阳，少阳胆经，胆在肝叶之下，肝胆相为表里，胆经邪热，为寒所逼，不得外达，则内传于肝，乙癸同源，则又内传于肾，余向诊令郎脉象，肝肾本虚，所谓诸病从虚而入也。当其疟来寒固因寒药而加甚矣。至热邪为寒所遏，欲达不达，转将肝肾之气逼令上冲，以致疼痛异常，神昏气逆，久之而热渐透，疼亦渐止，久之又久而热大透疼乃全止，邪气透而肝肾之气乃宁也。至始尚能食，今则全不能食，皆因石膏诛伐无过，大伤胃阳之故。曜西闻予议论，以为透辟，遂请入诊，诊得脉来沉象，按之弦数，左关尺尤为不静，右关沉而不数，按之无力。予曰：症本暑疟，无服热药之理，奈过服寒凉，邪陷肝肾，非附子理阴煎不可。虽然其法过大，诸公未免

疑虑，权以当归建中改生姜为煨姜，投之以观进退。一剂后痛较减而热较易，渐欲饮食，二剂后痛又减而热又易，然肾气仍冲，而症不能止。予竟用附子理阴煎，曜西尚在游移，予告之曰：桂桂附子之先声也，煨姜炮姜之先声也，归芍熟地之先声也，建中既已有效，又何疑也。建中虽能温中，不能纳肾气补肾阴以托邪也。今用附子理阴，以熟地一两纳气归肾，兼以平肝，即以托邪；加以附子五分、炮姜五分，温中散寒，领邪外达；当归三钱，和阴化症。斯方也症可以已，奈何不用，而任症之缠绵耶？再三开导而后肯用，如方一服，不独肝肾安宁，而症竟止矣。知者无不以为神奇，适云汀宫保招赴清江，未能一手调理，半月后予自清回，复请往诊，盖其症已反，他医不敢用原方，虽轻不愈。予仍以原方投之，一剂而愈。愈后连服七剂，症不复发，而饮食香甜，精神如旧。古人称有是病即有是药，不我欺也。庸庸不知，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，戕人性命，如同儿戏，岂不深可痛恨哉。尤可恨者，成效在前，犹执已见，不肯遵循，真所谓下愚不移，不教诲屑者矣。吴婿症中又中热治效吴泽之吾婿也，甲午岁馆于孩溪，夏秋之交，天时盛暑，致患暑症，地无医者，唤舆来城，至晚到家，似无重恙，乃上灯时忽然昏厥，手足抽搐不知人事，惟时作笑，旋又身热如炭，烦躁异常，其时城门已闭，余不及知，天明得信，随即往看，举家慌乱，病者情形实已危急。诊其脉象洪数之中更兼躁急，夜间有刘医来诊，以为中暑。余曰：非也，此中热也，此热中厥阴也。热中足厥阴肝经，故抽搐；热中手厥阴心包，故善笑。中暑之脉数而兼濡，暑乃阴邪也；中热之脉数而兼洪热，乃阳邪也；此又兼躁急，乃素本阴亏；又中阳邪，有孤阳无

阴之虑。虽然勿谓全未中暑也，其作疟也，其中暑也。因患疟而来城，由孩溪至城几四十里，至晚方到，则其动身必不早，连日天久不雨，亢热异常，一路烈日当空，四野又无避处，以中暑之虚体，日行于炎热如焚之中，有不中热者乎？故此乃先中暑而后再中热也。为今之计，且治中热，幸未服错药，似尚可救。以大剂犀角地黄汤加羚羊片三钱，犀角入心包以清热，羚羊入肝经以清热，生地辈则养阴清热，以化亢阳，外加竹茹、竹叶、西瓜翠衣凉心清热化痰以为佐，一服后人事渐醒，不复笑而抽搐，然尚神烦谵语，浑身不着一丝，三服后始知着裤，热退神宁。伊长兄渭筠素来友爱，见此十分欣悦，以为全愈。余曰：未也。中热虽解，中暑尚未全解，暑疟尚不得免耳。后果复行作疟，其脉弦数之中总兼躁象，汗出不易。余知阴疟之故，于小柴胡汤多加生地辈甘凉养阴之品，真阴难成而易亏，又系胎疟不能骤止，十数贴后始能霍然。至次年乙未，馆于东马头夏间又患暑疟，张医投以清脾饮，更觉烦热异常，急急回家就医，余仍投以隔岁原方，两剂而愈。兰如弟鬼病治效兰如七弟吾胞弟也，又受业于予，入泮食饩晶学兼优，学中拱服且素不好色，专恶淫邪，惟信阴阳，未免偏执。道光十三年有友郑某妻病莫治，托求仙方，兰如诚心设坛，乩竟自动降坛，诗句甚属清通，自称清风真人，兰如以为神异。然所降之方全无效验，此不过灵鬼游魂能通文义者之所为，非真仙方也。果仙也，方岂有不验者。奈兰如十分敬信，以为神仙竟可求而至。十四年元旦乃兰如花甲寿辰，忽独自一人辟居云台山道院，托言持斋诵经报母，半月后回家开馆，而早晚独处密室，不许他人窥伺，惟闻檀降香气彻夜不绝。吾弟兄久已分居，伊继室年

轻不知道理，二三小儿女更不知事，听其所为，吾家竟毫无闻见，百日后兰如怡然自得，偶与余晤，谓吾子皆能诚信，将来欲传之以道。予询何道，谓予不信，笑而不言，予亦置之。忽于秋间伊家传兰如往往彻夜不眠，似与人吵闹，不知何故？中秋日兰如进城敬香，顺至于家似有话说，予适不在，怏怏而去。据内人云：七爷神情恍惚，消瘦异常，近闻其家称有鬼缠闹，光景逼真。奈何予因终日诊病，未能得暇，因思二十二日秋分年例祭祠，伊最重祀先，是日必到，可以面察情形。于是前期约伊早会，是日与合族在祠专候，直至日午而兰如不来，特着人往请，竟辞以病。予更着仆人率舆夫四人将舆前去强接而至，至则在祖先前伏地大哭，口称我如何该如此死法；且称我如此伤痛，他竟不许我眼泪出来。众人拉劝不起，予亲自扶起，见其面果无滴泪，予曰：据弟言是有鬼矣。论治鬼予实有专长，弟无虑也。祀事毕后，唤舆同至予家，予细加盘问此鬼从何而来，伊尚含糊，予笑曰：弟虽不言，吾已知之矣。此弟炼笔录招来之鬼也。兰如惊曰：兄何以知吾炼笔录？予曰：弟之生性志诚而愚，素信鬼神，闻去冬弟为郑姓设坛扶乩，居然有甚清风真人降坛，此不过一鬼耳。夫秦皇汉武求神仙而不得，千古奉以为戒，岂有我辈凡人设此乩坛即有神仙下降者。故夫今之扶乩者有二，一则全无凭借，自画沙盘，假托神仙，以之愚人；一则或遇游魂，居然乱动，误认神仙，转以自愚。究之愚人之害尚小，而自愚之害则不可胜言也。故夫清风真人实鬼也，而弟直以为仙也，神仙既可求而至，何不竟炼笔录使仙与我合而为一也。故弟吃报母斋至百日者，实炼笔录也。他人炼笔录十无一成，而弟独能成者，有现成清风之鬼魂，鬼欲附弟，

而弟又求鬼，故一炼而成也。弟与鬼初合之时必有彼此相契之意，故弟以为神奇，而且欲传诸侄也。久之而鬼附人身有何好处，自然转生恶念，欲害弟命，鬼本利人之死也，甚且鬼生痴念，冀弟死而伊即借躯壳以回生，若此则逞其魑魅魍魎之术无所不至矣。愚揣度如此，然乎否乎？兰如曰：人鬼情形，皆被兄道尽矣。弟实因扶乩有灵而炼笔录，附弟者即清风真人，伊称前生文士，位列桂宫，五六两月以来常作诗文，文笔清挺，且甚敏捷，所作古风大有古气，非弟所能，弟深佩服，以此日复一日，契合甚笃，凡所谈论，无非文章道义。不意七月间伊忽语涉淫邪，弟切责之，伊亦托戏言而止。弟家素供观音圣像，十五日弟清早敬香，伊忽于圣像头顶幻出大红鞋小脚一双，弟不觉大怒，责问何褻渎神灵，无礼至此。伊言初亦善念，今不知何故变为恶念，如肯淫欲，可以相安，否则必致弟命而后已。从此之后，日以淫词褻语聒噪不已，偶见少妇略施脂粉，伊即幻其全身一丝不着，蛊惑弟心，甚即见一油头背面，伊即幻出背面全体以相惑，致弟不敢见妇人之面。八月以来，伊见弟心不动，遂于夜间作闹，使弟不能安眠，眠则幻作淫梦，欲遗而醒，弟谕以既然不合，何不便去？伊言能来不能去，已与我合气，除非弟死，伊方能去。弟言我亦何能即死？伊言或刀或绳，皆是死法，否则耗尽精神，亦不愁弟不死。弟不听其言，伊彻夜吵闹，睡则抓心，弟已八夜不沾床不合睫矣。伊言弟命亦在早晚，今见兄面不过一别而已。予笑曰：弟何愚也，死生有命，鬼何能为？且此鬼欲弟死而不能死弟，乃欲弟自觅刀绳，其伎俩亦可鄙之至，弟何惧焉！予又若与鬼言曰：尔既通文义，当知情理，吾弟如此敬尔，乃忽诱之以淫，且惧之以死，

反脸无情，天良丧尽，足见尔生前有文无行，淫恶多端，天理不容，以致绝子绝孙，死后游魂无所依归，不自修省，犹思害入耳。然吾笑尔有害人之心，无害人之力，且有我在，我将以药治尔，不去则以火在鬼哭穴灸尔，不去则以针在十三穴刺尔，看尔如何当受。据弟云：鬼在腹中不时说语，似以说话为生气，弟与他人言，伊即怪弟不听伊言，更加吵闹，其音聚于耳底，竟致不辨人言。今与兄言，伊即不吵，且若静听，不知何故。予闻之暗喜，据云鬼乃教门，不许弟吃猪肉。予是晚大烹肉食，强弟大嚼；据云鬼遇饮食之馨香者，虽相隔甚远而能嗅其气味由鼻入腹；予以大蒜汁调雄黄、朱砂末，令弟先涂鼻窍而后食，鬼竟不敢复嗅，盖鬼不能饮食，惟借馨香之气味以为养，每饭肉食既为其所恶，而雄黄、朱砂又为其所畏，间有合式之馨香又不敢嗅，则失所养而鬼气亦渐衰矣。予因谓弟曰：治鬼易，治心难，妖由人兴，鬼不自作。弟读孔圣之书，而于敬鬼神而远之一语全不领略，心多妄念，致受此累，从今以后，当正其心，不可信鬼，不必惧鬼，任彼多言，弟只将心拿定，听而不闻，鬼术自穷。而予又以药治之，不愁其不消灭也。是夜予与对床而眠，先制安神定魄，扶正辟邪汤药，临卧与服，又以云汀宫保所书"天地正气"四字，每字上有两江总督朱印，向闻字能辟火，兹又以之辟邪，悬于床后。又有家藏真藏香，嘱人于弟卧床后暗暗点起，予亲视弟卧，见其小衣不去，知其为夜间不眠地也。予责之曰：我再三教汝不要惧他，汝胆怯如此，鬼安得不放肆耶。逼令尽去小衣，且令人将衣远置他处，告之曰：有我在此，保汝安眠，不必作中夜起舞之想也。先是鬼不独不许弟安眠，且诱以彻夜舞蹈，因炼笔录时有持笔手舞

一法，鬼诱以如此而来仍须如此而去，实欲耗其精神也。故我言及此，是夜弟竟熟睡至辰正方觉，予亦适寤，偶然一咳，据弟云鬼闻咳声在腹内吓得跄了三跄。予更暗喜，知予必能治之也。于是第款留在家，暇则以言语治其心，晚则以药石治其鬼，夜夜安眠，精神渐振。然鬼无我在前仍刺刺不休，服药后较为安静，而日间尚在胸次拱胀作祟，于是另制丸药，早服三钱，午服三钱，晚则进药，鬼势渐弱。一日弟述其言曰；令兄医道虽好，但我与尔合神，必欲治我，岂非两败俱伤耶！予笑曰：伊自称文士，究竟不通，夫神藏于心，神合则心合，心合则式好无尤矣。今弟现深恶而痛疾之，心之不合甚矣，尚何合神之有？彼此说话不过借气耳，弟如能听而不闻，将气亦不能借，尚望合神耶？一日弟又述其言曰：伊连日深自悔恨，先本欲致弟命借躯壳以回生，不意百般淫诱竟不动心，真是个正经人；又遇见令兄医道高明，连鬼之情形无不灼见，真乃我前生作孽，反陷于此，进退无法，望你转恳令兄设一良法，让我离去，感激不尽。予曰：借躯壳以回生，本其不通之想，世有暴死而鬼附以生者，其精血本尚存也。今伊欲弟淫欲而死，必定精枯髓竭，所谓无用之躯壳，伊些须鬼气即能回生耶？今伊既愿去，伊从何处来仍从何处去耳，何必求予。弟又述伊答言曰：伊本从口鼻而来，今屡次欲从口鼻挣出，竟不能去奈何？予曰：清窍即不能去，浊窍亦可去，伊尚嫌秽耶？数日后弟又述其言曰：伊言令兄分咐浊窍可去，实属出路，我此时亦不嫌秽，但我屡次欲由浊窍挣出亦不能去，转恳令兄用药之中加何药品使我乘势而去，感恩无尽。予笑曰：小鬼头，敢欺我耶。夫正气旺则鬼气衰，正气衰则鬼气旺，一定之理也。今见弟正气渐旺

，伊之鬼气渐衰，从前恐吓之术不行，乃为哀怜之语，骗汝以骗子，以为予即可信其言，因于药巾加大黄、巴豆之类，大为攻下，冀其乘势而去，其实伊仅鬼气耳，大黄巴豆攻下有形之物，不能攻下无形之气，徒致无故攻下正气大伤，鬼气复旺，将更作祟，使予难治，伊视我为何如，乃敢如此见欺耶。小鬼头刁恶异常，我自能逐渐消磨，有如凌迟碎剐，以报其恶，将来连鬼亦不能成，尚欲何往耶？此鬼凡三变，七月以前居然文人，七月以后竟是恶人，遇予以后又似小人。予亲至弟家，将所作诗文、所供牌位一齐烧毁，嘱弟恐吓之言固不可听，哀怜之语亦不可听，总以不动心为主。伊千方百计欲动弟心，弟心动则可借气，心不动则伊不能借气，不能借人之气，鬼气自易消磨，听而不闻乃不动心之要着也。一月之中，予与弟同卧起，不时开导，加以药力，鬼气渐下不至心胸，语音渐飘不在耳底，而眠则无日不安也。九月二十日外赴清江，半月回镇，看弟光景未见大好，据云鬼见兄出门大为欢喜，以为此番准可要弟之命，在腹中颇不安静，因兄前有不去将针之言，闻有包姓针科请来用针，鬼将气拱在中腹，包姓即拱处一针，拔针之后觉气外泄，而鬼并未去，反行得意，夜间渐不安眠，精神渐觉恍惚矣。予默思治鬼原有针法，书所谓十三鬼穴一齐针是也。但此鬼已与人合而为一不能用针，前言不过恐吓之耳。不意弟不解而妄请针科，包姓又不解而妄用针法，所针又非鬼穴反为鬼所戏弄，致伤正气，正气虚则鬼气旺，所以又将作祟也。幸我早回，尚无大害，惟此故不能与弟直言，弟知即鬼知也。因慰之曰：包姓本不善针，而此鬼伎俩有限，亦无须用针大法，今我已回无虑也。弟言鬼见兄回，亦甚惧怯，现在此报怨命运不好

，无生理矣。予曰：此无耻之魍魉，不必睬他。复将弟邀住家中，仍同卧起如前，调治二十日后，鬼气渐由中腹下至少腹，语音更远而低，且不成文，意欲拱腹无力而止，初时每大解后鬼必拱闹，正气稍虚也。两月余以来转觉大解后腹中稍快，鬼气渐消也。弟亦知鬼无能为，欲回家去住，予知无反覆，听其自便，惟丸药尚逐日令服，嘱全无而后已。弟回家后亦二十余日，而后影响全无，真如凌迟碎剐，鬼不成鬼也。所服煎方不外乎气血两补兼以定魄安魂，服丸方则生熟黄精、龙骨、龙齿、虎骨、鹿胆、犀角、羚羊、琥珀、朱砂，诸多宝贵灵通之品，镇心辟邪，外加桃奴、箭羽、雷丸、雄黄杀鬼之药，又以羊肉汤和丸，因鬼系教门，投其所好，又借腥膻之气以散鬼气。知弟病者鲜不以为万无痊理，乃竟为予治愈，一时以为大奇。然此病固非予不能治，非弟素不好色不能治，而非亲兄弟而甚相好者不能治，不然徒知用药，而无千万言讲说之功，与数十日同住之久，亦安能获效哉。究其受惑之原由扶乩而起，今之以扶乩惑人者甚多，能毋闻之而警惧乎。鬼之挪揄兰如，刁诈百出，变幻无穷，不能备述，此不过纪其大略而已。

刘松亭患症转痢治效刘松亭清江浦知名之士也，年将七旬，夏患暑症，寒轻热重，医者朱某亦清江之翘楚，清扛风气爱用大黄，不论风寒时邪，见热不退即行加用。朱某未免稍染习气，见刘公热重，即加大黄两剂，后遂变为痢，红多白少，里急后重，一夜二十余遍，年老之人又属症后，委顿不堪。知予在浦，延请斟酌，予至见朱某业已定方，仍以大黄为主，予曰：痢疾滞下，大黄原在所当用，但此症非本来痢疾，乃症变为痢，少阳热邪陷入太阴，在书为逆，若再攻下，恐脾气大虚，又属高年有下陷

之虑，书称和血则便自愈，调气则后重除，似宜以此为主，兼用喻西昌逆挽之法，使邪气仍从少阳而去，庶为平稳。朱某亦以为然。嘱予立方，予用当归八钱、白芍八钱、甘草八分以和血也，加红糖炒查肉三钱、木香五分、广皮八分以调气也，加川连五分、黄芩八分以清热也；外加柴胡二钱，以提邪出少阳，一服而大解通畅，滞下全无，再服而红白皆净，其家疑复作疟，而疟竟不来，盖皆化去矣。此方治虚人痢疾最宜，予屡获效，然非重用归芍不可。闻清江药铺见用归、芍至八钱以为奇，夫用大黄至一二两不以为奇，而用归、芍至八钱则以为奇，此邦之人狃于积习，良可慨也。许关顾某治效道光九年予应许关黄拙安之召，有顾某因与人忿争，忽然直立不能卧，诸医罔效，恳予诊治。予一见曰：此肝叶倒竖也，伊家惊问肝倒转来还能治耶？予笑曰：病患不能识，既识之易易耳。用小温胆汤加龙胆草，再加金器同煎，另以猪胆一个悬高粱上开一小窍，令胆汁滴下，将火炉药铤对准，使滴滴俱归中，俟汁滴尽药亦煎熟，一服而愈。举家以为大奇，嗣有关医虚心者，特向予请教，以为先生治法可谓奇效，但案云肝叶倒竖，而所用药品皆入胆经何也？应之曰：此安甲和乙法也。肝为乙木，胆为甲木，胆在肝叶之下，肝之庇荫若母子然，凡肝气上逆未有不胆气随之者，故平肝不及，不如安胆。譬如母携子出，与人作闹，劝母不依，姑以饼饵骗令小儿欲归，其母因爱子之故，亦只得息怒而去。且夫肝为将军之官，谋虑出焉；胆为中正之官，决断出焉；经以十一脏皆取决于胆，而肝尤取决于胆者也，故安甲木即所以和乙木也。关医闻之拜服而去。丹徒县吴晴椒内治效杭州进士吴晴椒宰丹徒，其夫人忽得异疾，每于梳头后胸乳间

发紫斑，心中难过之至，约一二时许斑消心定，十余日不愈。乃请予诊，予问何不早梳头？曰：早梳亦然？何不迟梳头？曰：迟梳亦然。会迟至申酉梳头亦无不然，第惟不梳头耳。诊其脉皆沉象，两关按之则左弦数而右滑数，予曰：此脾气也，而兼乎肝。左沉弦而数者，肝气郁而肝阴亏也；右沉滑而数者，脾气郁而湿热不宣也。夫脾主健运，肝主条达，今皆以郁故土受木制，湿热亦郁于脾而不化。脾主四肢，梳头则两手皆举，而脾气上升，湿热随之而升，故心胃之部外则发斑，内则难过，梳头之后手下垂，而脾气亦下，湿热仍归于脾，不复上扰，故病象暂退，而根未拔也。所幸湿热不重，只须和其肝脾，开其郁结，透其湿热，病自退矣。予进以补阴益气煎，以熟地平肝，以山药健脾，以柴胡疏肝，以升麻苏脾，以陈皮、甘草、当归调和其中，一服而愈，再进二服以善后，永不发矣。

谢蕉石先生间日不寐治效附戴六兄治效谢蕉石先生江西人，原任开归道现扬州安定书院掌教，其人胆怯多疑。适虞运司有七情郁结之病而爱吃热药，扬医郑姓尽以桂附投之，镇江府学司训陈君更加石琉黄丸，以致脏腑烧烂，大便下血如烂鱼肠，犹不肯稍服养阴而死。蕉石先生素所交好，因此伤怀，转生疑惧，忽然间日不寐，不寐之日，夜固难过，而昼亦各病丛生，如头晕头痛，腰疼腿疼，心跳肉响，腹胀痛等症，或来或去，变幻无穷，惟得寐之日较为安静。扬医无能治之者，先生更加惶惧，延一张医字学林留住斋中，日夜医治，毫无效验，而病象更多，精神日减，隔江延予。即予初亦不解，不过育心宁心等药，亦无甚效。三日后予细想病情，审视脉象，不觉恍然大悟，盖其脉象三日以来大小疏数不能一致，有似邪脉，而察其神情并无

外来邪祟，必三尸为之也。盖尝考之三尸，或称三彭，上尸彭琚住泥丸宫，中尸彭质住膻中，下尸彭矫住脐下丹田，三尸喜人为恶，不喜人为善，修炼家必斩三尸而后得道。然能斩之者何人，修炼反成疯魔，皆三尸为之也。至于人之运用，总在一心，夜寐则神静心藏，何反多梦，亦三尸为之也。人有隐瞒之事不肯告人，而梦中反自说出者，三尸喜揭人之恶也。夫心为君主之官，胆为中正之官，如果心正胆壮，三尸亦可安静。若心虚胆怯，疑惧环生，则三尸从中侮弄，病情愈出而愈奇，俗所谓疑心生暗鬼者实常有之，不必外来之鬼，大约即三尸耳。三尸谓之虫，又谓之神，极其灵异，虽守庚申者不能斩也。今蕉石先生心胆本虚，又生疑惧，故三尸得间之作祟。此非治三尸虫不可，但用药不与病人知，病人知之，则三尸虫知之，二竖之技量可畏也。于是与四少君细剖其理，嘱以开方，勿与尊人看阅，症始可治。少君有难色，谓家君不独阅方，且时本对草，焉肯不看方药？即另立药方，家君常常服药，稍有异味，要追究奈何？予思方不与阅不可，药全与知不可，好在先生有性命之忧，而十分信予，当可进言。因于进诊时谓之曰：大人此症调治良难，然能不究方药，则予煎方外外另有丸方，可保一服即效。若大人必知何药，则药必不灵，予技已穷，只好告辞。先生因予言激烈，只得答应。予因另开丸方，皆杀三尸虫之药，加以宝贵镇邪宁心之品，是晚正值不寐之期，以二煎汤药下丸药三钱，居然一夜安眠，从此以后无夜不寐，精神如旧，二十日来并无反覆。予即告辞归里，蕉石先生云：病已痊好，不敢屈留，但早晚必得一人看脉才可放心，并愿送银一两在此过夜，当请何人？予对曰：府上本有张先生住此，何不仍请伊

来。张医脉理颇好，时运未通，一两一宿，必然情愿，好在无须伊另用药也。于是将张学林请来，予告之曰：大人此症甚奇，予幸猜着，特荐先生来此，万勿更方，先生住此，大人全愈，即算先生看好，亦可得名，不与先生争功也。伊似甚感佩，再三问予究系何症，丸方何药，予如不告，恐其多心，因大略告之曰：此因疑生虫，不过用杀虫之品，加朱砂、琥珀以宁心育神耳。但治法药不与病人知，幸勿说破。次日予即辞归，乃七八日又专差过江说病已反，逼予到扬，予至谢府，先晤四少君，问病何故忽反？少君曰：此张先生之害也。家君本时访丸方为何药，总对以冠仙先生不知在何处合来，实在不知。乃张先生来，家君再三盘问，伊即言略知一二，大抵朱砂、琥珀之类，家君即将予唤进大声呼斥，谓予明知不言，朱砂如何吃得，人家以毒药杀汝父，汝亦不吉耶。从此以后不吃丸药，仍间日不寐，诸病丛生。张先生无法可施，只得又来奉请。予闻之，亦着急之至，进见蕉石，即恳予曰：先生救我。予曰：予前本救大人，不敢毒杀大人也。病已愈二十日予始辞归，予之治法，本嘱大人不问药始有效，奈大人多疑，必访何药，张医不知医理，告知大人，因此不服丸药，除此之外，尚有何法耶？大人曰：吾今再吃丸药如何？予曰：再吃亦断无效也。是夜正当不寝，大人嘱煎药人加丸药三钱在内，临卧服之，依然不寐，次日难过异常，吃饭时忽请予进内，谓予曰：先生看我如何？时二月初春寒不减，大人重裘皆大毛也，乃忽皆脱去，止穿丝绵小袄，而大汗如雨，将小袄湿透胸膛坦开热气腾腾，据云近日每饭必然大汗，今日仅吃饭一口而汗即如此，直截不能吃饭，奈何先生务要救我。予想三尸虫因知昨晚药内有制他之药，

故更幻出此象也。予因此转得灵机，因慰之曰，不必过急，容予思之。盖汗虽心之液，而饮食时多出于胃，蕉石性多偏好，其饮食非极热者不吃，其胃本有积热，三尸故得借此作祟，今借治胃热，暗加一治三尸之药，假设其词，使病人知其药而不知其用，三尸虽灵同二竖，亦不知所避也。少间谓之曰：大人不寐之症尚可缓治，而此大汗倒甚可畏，急须挽救，不然恐汗脱也。伊本心虚胆怯，闻此急求治汗。予曰：大人果然顾命，从此饮食不可过热，而胃中积热已多，必须重用芦根带凉带通，汗可渐少；但芦根必须常服，而其性颇凉，恐服之又生泄泻，必须更得一药可制芦根，不至泄泻。如二术健脾可制泄泻，而未免过燥，与芦根不合。再四思维，止有黄精一味，脾肾双补，可与芦根合用，不改其清凉之性，而又可不至泄泻也。蕉石即要本草来看，予即将本草赞黄精功用处指点与看，而内有杀三尸虫一语，伊本不留心，而予不等看完即令拿去。伊怕出汗，即令速买二味，芦根二两，黄精三钱，当晚与服，是晚吃饭亦即无汗，是日当寐之期，夜固安静，明日当不寐之期仍服二味，汗既不出，夜得安眠，从此煎方，以二味为引，夜夜安眠，诸病皆无。予屡告归，伊家款留不放，直至一月后始得旋里。四少君问予前丸方何以无黄精？予告之曰：此用药之道也。此等怪症实不经见，予精思而得之，所用丸药十数味，多方以治之，以为当可有效，尚留一二，以为后图，设使竟用完了，后被张医说破，岂不束手无策耶！此道光十六年事也。越十五年，咸丰元年，又有戴六兄之症。戴六兄字槐卿，素亦心虚胆怯，偶住场下空房独宿，颇生疑惧，忽觉背心微寒，渐觉周身怯寒，因而睡去，似入黑暗地狱中，绳捆索绑，难过异常，

欲喊不能出声，欲动如石压住，恶境多端，不能细述，夫来必待有人来带推带喊，得以醒来，如出苦海。次日另移卧地，而恶梦依然，从此神情恍惚，饮食不甘，睡则恶梦难受，或炎热时盖薄被犹嫌凉，或夜回凉不盖被犹嫌热，或夜间大笑，或白日大笑，不笑时间之，彼并不知。由场下回扬，觅一汪医诊视，与以归脾汤宜乎合式，乃二三剂后，觉心忽然落下，自觉有声，从此五日不寐，全非归脾汤之故。只得过江觅医，先就蒋医某诊，蒋以为阳虚用桂附等药，正值长夏炎热非常，伊不敢服，转就予诊。予诊其脉，大小疏数不一，知是三尸虫，因疑惧而作祟，与蕉石先生同。因告之曰：此症非寒非热，奇幻百出，医家鲜能知之者，兄既遇我，可保必愈，但必不看药方，如看药方，予断不治。伊素知予，深信不疑，所有药方，命伊子来取，予见面即于补胆养心药中加以黄精，嘱临卧服，即得安眠，不做恶梦。然其所现之症，大有祟气，恐其所住空房本有阴邪之气，以致三尸借此作威。又另合丸，方用黄精为君、佐以犀角、羚羊、龙齿、鹿霜、虎骨、龟板、雷丸、朱砂、琥珀诸多宝贵灵通之品，壮心胆而通灵明，制服三尸。又加箭羽、桃奴，兼制邪魅之气。又嘱用上等朱砂大块包藏顶发内，二十日来，不独恶梦永绝，而诸恙全无，不似当年蕉石大人之难治。此等症候，古书所无固由，予看出睡梦颠倒皆三尸为之之理，亦由书称药有不与病人知者真不我欺也。《内经》论梦甚详，亦各有因，如阴甚则梦大水，阳甚则梦大火，上盛则梦飞，下盛则梦堕，甚饥则梦取，甚饱则梦与，皆有至理。夫人寐则心如死矣，神尽藏矣。梦又谁为之主？非三尸神为之而谁为之哉！虽岐黄未言及此，而予因神明所通，所治二症现有明效大

验，殆亦开千古不传之秘也欤。邹姓传尸瘵治已得效，被人打破一症西门外打索街邹宅同裕旗老家也，有寡居八房次子吐红，请某医诊治不愈，转请王九峰先生诊视一次，亦未见效，转嘱请予。予见其子年将二十，生而肥白，病虽久并不消瘦，吐红不多已止，惟食入必吐多日，已纳谷食，神情疲惫，脉来不甚细数，而大小疏数不一。予细询其家曾有此症而死者否？则其父死于瘵，长子亦然，今及次子。本来在中堂开方，即病者所住房外，其家房屋甚多，予拉某医及其陪医者另至一厅，去病者住房甚远，因告之曰；此非寻常怯症，乃传尸症也。某医年轻，初出诊病，不知何为传尸，告之曰：此症乃有瘵虫，历代相传，由长及幼，可以灭门，其虫之灵，甚于二豎，男子由肾传心，心传肺，肺传肝，肝传脾，至传脾则修炼已成，其先尚容人进食，彼亦资其精气，至修炼成则不容人进食矣。今食入必吐，无法可治，奈何？某医问古人岂无治法乎？予曰：治法虽有大概无，惟仲景先师有獭肝丸一方最妙，予曾在扬治过一泰州人，果然有效，系加獭肝于老六味中，三料而愈。共用好獭肝三个，然其病未久，虫尚未成，故可得效。后遇此症甚多，虫或将成或已成，虽有獭肝，亦不能治，今症已传脾，不可为也。且獭肝一月生一叶，必至腊月十二叶变化始全，功用乃大现在初秋，其肝不过七叶，以变化未全之獭肝，治修炼已成之瘵虫，有何益乎？论此症本无治法，果能纳谷不吐，尚有生机，今再四思维，止有鳊鱼汤一法。予见《东医宝鉴》载人家染传尸瘵，相继死者，不一而足。后传一女，虑其复传，竟将此女抛弃水中，渔人网得，见其尚生，适值鳊鱼旺产，船上以鳊代饭，即以汤饮之，其女渐苏后，日以鳊为食，瘵虫遂死，

其女犹生，即为渔家妇。本草亦有载鳗鱼能杀瘵虫者，今若觅鳗鱼一条，煎汤与吃，但不可说是鳗鱼，只说是脚鱼汤，用以滋阴，或可不吐。但得一日不吐，即日日以此汤饮之，连粥食亦可不吐矣。从此调理，可望杀虫活命。俟至冬间，再觅全獭肝，合丸与服，可以除根，但制虫之品万不可与病人知，即传尸二字亦不可与病人说，二竖子之利害，真可怕也。故今与诸君说话，必远隔病者，卧室少走风声，仙丹无用矣。其时某医漫听漫应，全然不解予言，其家依言，觅有小鳗一条，煎汤作脚鱼汤进，居然不吐，另有煎方亦不吐，明日如法仍不吐，且能进粥十数日来，药食与鳗鱼汤杂进，全然不吐，纳谷渐多，居然望好。予适欲赴苏，特嘱其家及某医药方不过敷衍病人，全靠鳗鱼，但不与病人知一言，须牢牢切记，不可视为闲话也。予赴苏一月，中秋始回，至家则邹姓日日着人请予，至其家则吐病已反几十日矣。问何以故？则九峰先生到镇，某医本扑名之徒，欲恭惟先生，逼伊家请诊，伊家言李先生治已得效，又何必请九峰先生。某医以为李先生乃九峰后辈，今李先生有效，再请九峰参酌，其效不更速耶。邹姓乃听其代请某医，先将予传尸虫之论问九峰以有无，先生答以所论真确不诬尔，初学不知耳。某医又将鳗鱼汤治法告之，随同往邹宅，九峰腿足不便，须人扶持到房中，诊视后扶至中堂坐下，与卧室仅隔一板，而先生年老恍惚，略坐片刻，忽大声曰：此传尸症也，有虫之患必得大鳗鱼一条，用老僧尿壶同陈仓老米煨烂，合捣为丸，服尽则其病可愈。但不可与病人知，此虫极灵，人知则虫知，不肯受治矣。九峰本重听耳聋之人，言语声高，病人朗朗听见，九峰去后，伊家如法合药，急与病者服，到口即吐，再以

鳗鱼汤与服，亦到口即吐，病者亦知非脚鱼矣。伊家尚向予求救。予曰：前法已是无中生有，幸而获效，闻一月以来大有起色，如能全好，岂不于难治之症得一妙法耶！不谓破此法者，转在九峰先生。然此皆某医多事之过，且无记性之过也。如记予言，将先生请之后厅，虽大声无害矣。今实无法，只得告辞。后闻诸医杂进，日见其坏，即于八月内死矣。病者尚有一弟，予嘱其速速过江，到同裕去躲避，不可见兄之死，盖尸虫之传人，往往即在人死之时也。今闻其弟尚未接此症，可谓幸矣。此症已得效，被人打破，而犹记之者，予思鳗鱼竟能治痲虫，只要于未成势时，尚少知觉，未具神通，日食鳗鱼，竟可治之，保人性命。所望人家，有此害者，早为防备耳。（不足尽信）徐氏子怪症 徐某予季兄之亲也。予初诊病，兄荐予至徐家诊其子之病，予至其家，见其子始八九岁，立于大厨之榻床上，以手敲厨环连连不住，貌甚清秀，面无病容。予问何病？其父谓敲厨环即病也。予笑而不解，其父曰：且请少坐，还有病来。予见桌上有一方，药三味，芫花、牵牛、大戟，乃张在韶之方也。亦初看未服，忽然声音，其子跌倒在床，旋又扒起将身弯倒头面，出于两脚后，片刻忽又跌倒，扒起身往后弯头面出两脚前，中腹挺起如桥，亦片刻忽又跌倒，扒起仍靠厨敲环，据其父云前幻象甚多，连日变此样耳。恳赐治法，予曰：此冤孽病也，想此子前生乃教戏法之师父，因教小儿，至于伤命，今此小儿来报冤耳。不然此等翻跟头学且难能，何自然而无苦耶？问其眠食如常，惟起床后则有如许异样，盖小鬼头力量有限，尚不能致人于死，全靠医家妄用攻下，伤其正气，乃能索命耳。以后断勿服药，惟多为超度，可望解结也。隔数日遇其

父问令郎愈否？则曰：连日不翻跟头，逐日打聊叉矣。又隔多日，见其父问连日如何？则曰：连日不复打聊叉，起床即逼人将伊倒竖，只得将椅靠板壁，将伊头向下脚向上倒竖起来，从朝至暮，并不难过，且要剪子剪纸作人为乐，惟饮食需人喂之，至晚则安眠如故。予曰：此真冤孽光景，尚不至死，何不请高僧放焰口以解释之。时竹林寺恒赞大和尚颇有道行，予嘱令亲往拜请，又数十日遇其父问令郎如何，伊笑对曰：先生真多情人，小儿不过蒙诊一次，而月余来见面必问，可谓难得，今告先生小儿全愈矣。问何以愈？则竹林寺大和尚放焰口之后，一日忽然而愈。此症予初诊病，阅历未深，未敢妄治，而犹记之者，一以见病之奇，一以见冤冤相报，择术不可不慎也。予从来不信释教，自行医后常见鬼神邪祟致成疯魔之病，治无不效，而必嘱服药时放焰口一台，无不即愈，乃知鬼需冥资，竟非诬也。徐父已死，徐子现存，住花巷内。予曾见之，念书未成，年将半百，大有呆形，全非幼少时清秀之貌矣。缸瓦厂张大兄鼻渊治效 张瑞郊大兄，予世交也。忽得鼻渊症，伊家常延徐医，因请调治两月有余，浊涕浓臭不减，更增鼻塞不通，头昏而痛，徐医自称所用之药，皆古人鼻渊治法，查书可证，奈此症最难治耳。张大兄不得已来就予诊，情形恍惚，予诊脉毕谓之谓之曰：症非难治，但治不得法耳。初诊立方，令服药三帖，鼻涕大减，鼻全不塞，头不昏痛；再诊原方加减，令服七帖，竟全愈矣。照方令加二十倍，熬膏常服，以杜后患。有伊友问予曰：他人医两月余无效，而加病，老翁一见以为无难，一二诊而果全愈，何其神也。予笑应之曰：此非足下所知也，行医必知古方，不知古方有合用者，有不合用者，全在医有灵机

，不可泥古也。况鼻渊一症，古方全不合用，予向过许关适有总办张姓正患鼻渊，诸医不效，托总库黄拙安恳予诊治，予阅所服之方，无非泥古法者。盖古方治此症，大抵用辛夷、苍耳辈通脑之药，殊不思《内经》云：胆移热于脑，则心鼻渊。今不知治热之来路，惟用辛热之药上通于脑，脑愈热而鼻涕愈多，日久脑虚，头昏头痛所由来也。治不得效，甚有谓之脑寒者，经明云胆移热于脑，何得谓之寒。夫鼻渊由脑热而来，脑热由胆热所致，只须凉胆，使无热可移于脑，脑虽有余，热自由浊涕而去，何愁病之不愈哉！予竟将此理开于脉案，方用犀角地黄汤，以羚羊易犀角，清补肝胆。盖胆在肝短叶之下，相为表里，清胆必先清肝，甲乙皆得所养，则不生火而热自清。再合温胆汤，重用竹茹兼清肺胃以化痰，药煎成后入猪胆汁少许以为引，一药得效，数服全愈。今治张兄之病，予若不思而得者，盖有成竹在胸也。其友闻之，称拜服而去。

余泰符子邪崇治效 余泰符在西湖布业，其子因夷乱后家道中落，心多抑郁，人事改常，曾经自缢，得救未死，嗣后虽不疯，而如痴已数年矣。道光三十年患目羞明起翳，医半载未痊，特诣天长眼科医治，多服发散，目患未愈，转生痰火，曾经半夜投河，救起后更痴呆，不言不语。兹于咸丰元年回里，就医非止一人，大抵清火化痰作疯病治，方以龙胆泻肝汤为主，而痴呆更甚，饮食减少，作呕作干，头痛少寐，目患亦丝毫不减。因来向余求诊，其脉滑数有之，而不甚有力，且疏密不一，询其大疯数年内不过二次，总要自戕，并不惹人，且必避人，现在全无疯象，惟有呆象，多服苦寒，不独伤胃，不思饮食，且胃不和则卧不安，每每夜不能寐，心何以宁，神何以育？予知此症乃阴分大亏

，沾染邪祟所致。邪祟者，非必有鬼魅，或空房暗室久无人住，阴气甚重，集久成祟。遇气血亏虚之人，祟气即乘虚而入，使人如疯如魔，痴呆不语，病名淹。又即《左传》所谓晦淫惑疾也。盖左氏载医和之言有云：天有六气，曰阴阳风雨晦明，过则为灾。内有云：晦淫惑疾，淫者过也，晦太过则中人而成惑疾，有如邪祟。今此子乃中晦气，并无邪鬼依附，治之不难。然有鬼之疯，只要将鬼驱除，即无后患。此无鬼之魔，虽将祟气驱除，而气血两亏，调补不易。且脏腑久为祟气所据，神魂不能自主，加以本身三尸，再喜与外邪结党助虐。今外邪虽去，恐三尸尚不能安静，治愈后仍宜大补气血，使正气充足，邪不能干，即三尸亦寂然不动，而后可能全愈也。于是以煎方养阴育神，另制丸方镇以宝贵之品，通以灵异之品，使祟气逼处不安，而本心之虚灵由渐而复。每日以煎药下丸药三钱，五六服后言笑如常，寝食亦皆安适。其丸方与治戴六兄方大略相同，其药一料，不过三两。予嘱以再合一料，兼服煎方峻补，以杜后患。惜乃翁吝嗇，竟不肯从，仅要一膏方而去。现在病已若失，后来反复与否，非予所知也。跋此编外尚有《知医必辨》，林谨遵遗命未敢付梓。先君晚年见医学日杂，多狃于积习，防后人习此亦为所误，特明辨若干条，以除其惑。所辨切中时弊，皆有所见。大抵类吴又可之粗率，则动用攻发，致犯虚虚。不善读《景岳全书》，过信其偏论，则动用温补，致犯实实。其他或误会古方，转致贻害。更有不得明辨者（如肝阳不敛，认作肾气不纳，妄投金匱肾气汤之类是也），惟误者不察，明辨何益，将徒肆讥评耳。故此卷只合传家，难以问世。数十年来，知己争相传钞，辄云获益，此不梓尤梓矣。至邑乘

列我先君知医，不办于书目，而不及《仿寓意草》，是亦传闻失实之一证。闻同人疑之，爰谨陈其颠末云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